



觀 介 上 雜

無盡庵遺集

周實（阮式）著 朱德慈校理

陝西人民出版社

（外一種）



1155800

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基金項目

淮上文獻 ○主編 張強

無盡庵遺集（外一種）

○周實（阮式） 著 ○朱德慈 校理

陝西人民出版社



淮陰師院圖書館1155800

11228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尽庵遗集：外一种/（清）周实，（清）阮式著；
朱德慈校．—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淮上文献）

ISBN 978 - 7 - 224 - 08744 - 4

I. 无… II. ①周…②阮…③朱… III. 古典文学—作品
集—中国—清后期 IV. I21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8117 号

淮上文献

無盡庵遺集(外一種)

主 編 張 強

原 著 周實(阮式)

校 理 朱德慈

出版發行 陝西出版集團 陝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號 郵編:710003)

印 刷 陝西彩雲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50mm × 1168mm 32 開 12.75 印張 2 插頁

字 數 2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 - 7 - 224 - 08744 - 4

定 價 26.00 元

《淮上文獻》總序

淮安，古稱淮陰，歷史上的版圖佔據今天蘇北的大部。尋找人類在淮安活動的足跡，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時期的青蓮崗文化。七千多年前的青蓮崗文化與長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黃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有明顯的區別。僅以陶器為例，青蓮崗文化遺址的陶器以紅陶為主，河姆渡文化遺址以黑陶為主，半坡文化遺址以彩陶為主，它給我們的啓示是，中華文明不僅僅發祥於長江、黃河，淮河流域也是重要的發祥地。

青蓮崗人的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青蓮崗人創造了輝煌璀璨的文明。傳說時代，這裏是東夷部族淮夷活動的舞臺。東夷是中國上古時期的四大部族之一。當時，黃河中下游有華夏部族，長江以南有苗蠻部族，東南沿海有東夷部族，蒙古高原有北狄部族，這四大部族構成了中華民族的主體。

大約是在夏王朝的初期，淮夷在淮河流域建立了徐國。淮安地處淮河南岸，既是江淮平原的腹地，也是徐國的核心地帶。徐國又稱「徐方」或「徐戎」。「方」音同「邦」，邦者國也，因此，「徐方」就是徐國。殷商時期，「徐方」又稱「虎方」。李白鳳先生指出：「徐夷在商代亦稱虎方。」^①殷商後期，徐國空前強盛。爲了做好推翻殷商政權的準備工作，周人採取了剪除殷商羽翼的迂迴戰術，對殷商的屬

① 李白鳳《東夷雜考》，齊魯書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九十八頁。

國徐國發動了強大的軍事攻勢。《詩·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周人大兵壓境，徐國被迫屈服了。這一事件發生在何時？前人有不同的看法。《毛詩》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①是說征伐徐國發生在周宣王的末年。東漢鄭玄提出異議，認為南仲是周文王的武臣^②。東漢以後，人們圍繞『南仲大祖』展開了討論，但基本上贊同鄭玄的觀點。如《正義》引孫炎語：『言王命南仲於太祖，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③因南仲是周文王的武臣，據此可知，周人討伐徐國發生在武王克商之前。《詩·常武》：『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這段話敘述了周人陳兵於徐國邊境、不戰而勝的歷史，從內容上看，所述與周以德服人的政治主張相符。當時，周人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使大部分的殷商屬國屈服於己，在成就『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業中，為武王伐紂一一推翻殷商政權的最後決戰奠定了基礎。據此，徐國臣服於周，應發生在武王克商的前夜。

徐人臣服於周王朝是被迫的，從此，反抗不斷。司馬遷《史記·趙世家》：『造父幸於周繆（穆）王。……繆王使造父禦，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

① 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第五七六頁。

② 鄭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第五七六頁）

③ 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第五七六頁。

破之。』範曄《後漢書·東夷傳》：『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弩、楛矢。管、蔡畔周，乃招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后得驥驟之乘，乃使造父禦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鬥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號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却焉。』《後漢書》中的記載是《韓非子·五蠹》①與《史記·趙世家》的結合體。從時間上看，周穆王在位的時間約爲西元前一〇〇一—前九四七年，楚文王在位的時間晚於周穆王生活的年代有二五〇多年，將不同時期的人物事迹放到同一時間段上自然有混淆不清的地方，但徐偃王與周穆王生活在同一時代却是不爭的事實。如徐旭生先生進行詳細的考證後得出了『周穆王曾經征伐徐方』②的結論。

徐國南面有楚、吳等強國，北面又有齊、魯及中原各國。春秋以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各國君主追求的政治目標。徐國地處南北爭霸的戰略要地，又有豐富的物產和農業資源，因此，成爲大國重點掠奪的對象。《春秋·莊公二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左傳·昭公六年》：『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泄伐徐。吳人救之。』《春秋·昭公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

① 《韓非子·五蠹》：『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

②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一七三頁。

徐，徐子章羽奔楚。』《左傳·昭公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子執燭庸，二公子奔楚。……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鐘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這一時期，徐國先是遭到魯、宋、齊等國的侵略，隨後成爲吳楚爭奪的對象，最後並入吳國的版圖。

這些敘述生動地描繪了徐國夾在大國間的悲慘命運。然而，正是在血與火的洗禮中，不同的部族才在更高的層面上走向融合，才寫下了淮安新的歷史。《左傳·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魯哀公九年爲西元前四八六年，爲了北上爭霸，吳王夫差下令興修邗溝^①，這條運河以邗江（今揚州）爲起點，通向淮安的末口（今淮安楚州境內）。運河雖說是吳國爲了北上爭霸而開挖的，但由於溝通了長江與淮河水系，從而使淮安的交通地位和戰略地位日益彰顯。

秦統一六國後，揭開了在淮安設縣的序幕。設縣是歷史的必然，早年，淮安既是徐國的中心地帶，同時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吳國佔據淮安以後，邗溝給淮安帶來了繁榮的機遇。邗溝向南聯結長江，向北越過淮水聯結汴水和泗水，通往北方和中原各地。這樣，淮安遂在南北交通及貨物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特殊的地理位置爲淮安誕生一代又一代的名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春秋初年，管仲、鮑叔牙從這裏出發，開創了輔佐齊桓公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新時代。爲反抗秦王朝暴政，項羽從這裏走出，呼喊著

① 《左傳·哀公九年》：『夏，楚人伐陳，……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彼可取而代之』（《史記·項羽本紀》）的豪言，成為天下的『共主』。與此同時，深受胯下之辱的韓信從這裏走出，與張良、蕭何一道成為『興漢三杰』，開創了漢王朝四百年的基業。晉室南渡後，力主恢復舊地的祖逖『聞鷄起舞』，在這裏鍛造兵器取得北伐輝煌的戰果。即使是到了近代，透過那虎門滾滾而來的風雲，我們依舊可以看到淮安人杰關天培將軍在反抗西方列強侵略時的不屈形象。

歷史在鑄造淮安人威武不能屈的靈魂時，還給這片熱土留下了壯麗的詩篇。追溯淮安文學的源頭，首先要從神話說起。當東夷人在淮水安家落戶時，他們哺育的后羿射日神話自然要注入淮安人的靈魂，激起淮安人尚文的熱情。具體地講，枚乘的《七發》打開了漢代辭賦家的眼界；東漢末年，陳琳成為打造『建安風骨』的巨匠；南朝時期，鮑照用樂府歌行體抒寫了寒士的不平之氣；中唐，詩人吉中孚得到『大曆十才子』的美譽；晚唐，趙嘏因『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長安秋望》）詩句成為名震一時的『趙倚樓』；宋代，『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創作了大量的優美詩篇；明代，通俗小說家吳承恩寫下彪炳史冊的《西遊記》；清代，彈詞女作家邱心如寫下《筆生花》……等等。這些文學家從淮安走出，以其詩文反哺淮安，將淮安印在歷史文化的長卷中。此外，淮安籍畫家龔開以《宋江三十六贊》為《水滸傳》的成書打下堅實的基礎；在淮安度過美好時光的閻若璩開啓了乾嘉學派的先河；一代經學大師丁晏潛心於淮上，為後人留下了煌煌巨著《頤志齋叢書》。當這些文化巨匠在淮安留下深深的腳印時，是他們從不同的方面豐厚了淮安的文化底蘊，為這塊土地添加了無數的光輝。

從另一個層面看，當淮安籍的文臣武將活躍在政治舞臺、將淮安介紹給國人時，一批又一批的鉅商大賈來到淮安，同樣在鑄造着淮安的輝煌。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後，淮安成為漕運的重鎮。史稱：

『漕挽東南數百萬粟，爲天下咽喉股肱之要區。』①因淮安地處京杭大運河中段，是『七省通衢』，承擔著轉運漕糧的重任，這一獨特的交通優勢使淮安成爲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天下九督，淮居其二』，是說清王朝共有九個總督府，淮安一地同時有漕運總督府和河道總督府。史稱，『漕督居城，倉司屯衛，星羅棋佈，儼然省會。』②淮安既是南北交通的必經之地，同時也是優質海鹽的重要產地和全國屈指可數的商品集散地。因爲這樣的緣故，南來北往的文人墨客以及到江南上任的官員要途經此地，江南赴京趕考的舉子要途經此地，鉅商大賈需要到此地尋找商機。獨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使淮安受到不同人士的青睞。這樣一來，淮安遂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文人墨客和鉅商大賈落戶淮安，不但改變了淮安原有的人口結構、風土人情，而且使淮安的城市面貌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據《河下園亭記》，明清兩代，淮安省下鎮有私家園林七十多家，這些園林連成一片，不但爲淮安的繁榮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而且大大地豐富了淮安的物質文化生活。此外，清代的四大鹽商中有三大鹽商長期居住淮安，他們講究生活，爲淮揚菜名揚天下奠定了基礎。或許是文臣、武將、商賈等不同階層的人士同時匯聚於淮安，《永樂大典》的總編纂姚廣孝才會用『襟吳帶楚客多游，壯麗東南第一州』（《淮安覽古》）的詩句來贊美這方令人神往的土地。

這是一塊成就偉人和打造人生豪邁的熱土。因爲此，淮安人才尚武習文蔚然成風。據方誌記載，明

① 清·吳玉搢《山陽志遺》卷一。

② 段朝端等纂《民國續纂山陽縣誌》，《中國地方誌集成》第五十五冊，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三一三頁。

清兩代，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僅府治山陽（今淮安楚州區）一地就誕生了二百多名進士，其中包括狀元、榜眼、探花等。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歲月裏，淮安秀麗的山水養育了數不盡的風流人物。當我們這些生於廩、長於廩的後人追尋先人的行踪時，自然是心潮澎湃、感慨萬千。淮安歷史文獻豐富，有令人仰慕的文化遺產。爲了讓更多的人瞭解淮安，瞭解這些文化遺產的價值，我們——淮陰師範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同仁，有責任、有義務向世人推介那些原本熠熠生輝却又封存已久的文獻。進而言之，通過整理這些文獻，旨在爲豐富中國傳統文化的寶庫奉獻我們微薄的力量。淮安的地方文獻實在是太豐富了，當下出版的《淮上文獻》只是滄海中的一粟，爲了讓世人更多地瞭解中國古代優秀的文化遺產，我們將繼續整理和出版下去，並希望這項工作能薪火相傳。

張 強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日草於燈下

前 言

周實，中國近代社會後期優秀的革命文學家之一。謂之爲優秀的革命家，乃因其自少年起即強烈不滿於異族統治，於辛亥武昌首義後，毅然返鄉，領導山陽光復，終爲滿清縣令姚榮澤誘殺，壯烈殉國，人稱之『生爲萬夫雄，死演革命史』（邵天雷《挽周阮兩烈士》）；謂之爲優秀的文學家，乃因其詩歌創作及理論在清末文壇獨具特色，聲名卓著，是早期南社的『社中眉目』（柳亞子《周烈士實丹傳》）。錢仲聯先生稱其爲南社之『拼命三郎』，并賦詩贊曰：『詩國山陽殿此公，長弘血染一編中。胡氛有盡庵無盡，「夢斬樓蘭氣尚雄」。』（《南社吟壇點將錄》）阮式之革命業績與周實略同，文學業績雖稍遜於其戰友，然亦有足以傳世者。

周實（1885—1911），字實丹，兒時就讀於家塾無盡庵，因號無盡，又號和勁、吳勁，譜名桂生，字劍靈，嗜酒，自號山陽酒徒。清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車橋鄉人。先世居其南塔兒頭（今屬寶應縣曹甸鄉）。

實丹出生於書香門第，曾祖周侍臣、祖父周殿喬、大伯父周鴻儀和父親周鴻翥俱爲秀才，二伯父周鴻磐還於光緒十一年中了舉人。他們多能詩善文，且忠義之氣磅礴。即以乃父周鴻翥《金陵感懷》爲例：『虎踞龍蟠王氣銷，秦淮猶咽白門潮。嵐光著雨青如染，柳色籠煙綠倍嬌。危幕燕巢悲北固，舞

臺獅睡誤南朝。夷吾江左今誰是？灑淚新亭付酒瓢。』（復刻本《白門悲秋集》附錄）其間彌漫著濃郁的家國憂患意識、民族復興願望。實丹能够成爲一個優秀的愛國詩人，與家教承襲密不可分。不惟如此，實丹生長之地亦自古英才輩出，漢初韓信登壇拜將，南宋梁紅玉、陸秀夫英勇抗金、抗元，清初張養重、靳應升等遺民寧願窮老終身而矢志不仕，清中葉關天培殊死抗英、喋血虎門等偉績孤忠，不斷地浸潤著實丹幼小的心田，至「年十三，讀《美利堅獨立史》、《法蘭西革命紀》，甚憤專制政體之慘無人道，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尤深印於腦不能去，于是種族之見遂深，……革命之志久而彌堅矣」（周偉《周烈士就義始末》）。

光緒二十八年（1902），實丹入縣學。乙巳罷科舉以後，實丹於光緒三十二年考入金陵之寧屬師範學校。翌年冬，考入兩江師範學堂圖書手工科選科預科。在金陵，他廣泛閱讀中西進步書籍，結交革命志士，迅速由一個激情洋溢、頭角崢嶸的湖海狂生，成長爲一位熱血噴涌、思慮深沈的愛國青年。宣統元年（1909）冬，柳亞子、高旭、陳去病在蘇州發起成立革命文學團體『南社』，實丹聞風回應，與女弟周芷生、同鄉同班同學夏煥雲及同在兩江師範學堂農學博物選科就讀的宗兄周偉仁等積極加入該社，成爲該社的最早社員之一。其後，又相繼介紹同邑阮式、阮式一兄弟、劉去非、邵天雷、邵延庚、于秉衡、周頌南、潘名泰、秦選之、王鼎等入社。

宣統二年九月，是南社史上值得濃墨重寫的日子。初八，南社社友高燮、高旭、蔡守、姚光、朱少屏等結伴來游金陵，訪周實於兩江師範學堂。周實與之一見如故，傾心交談。翌日始，復邀同學周偉、曹堂、左漢鏞等一道，陪同他們憑吊明故宮、明孝陵、常遇春墓，登北極閣，觀血迹石，游玄武湖、莫愁湖，流連半月餘。每至一處，均觸動故國情懷，勾起種族思緒，悲涼怫鬱之氣填胸塞臆，於是各自發

爲歌詩。不久後，實丹將其編輯成冊，名曰《白門悲秋集》，作爲《南社叢刻》集外增刊，分贈南社社友。臨別前一夕，實丹宴請諸君於三牌樓酒家，席間摩拳賭酒，豪飲狂吟，題句滿壁。

爲了給南社壯大聲勢，實丹聯絡組織負笈金陵的江北同學籌建南社分社『淮南社』。宣統三年六月，淮南社成立大會在金陵愚園如期舉行。與會者公推實丹與阮式主持社務，『共執牛耳』（阮式一《先兄阮夢桃行述》）。除去已加入南社的山陽籍社友爲自然成員外，淮南社的其他主要成員還有：山陽魏琳、丁曾藩、嚴慶成、郭沅、曹堂、張冰、楊楚材、胡夢徵、淮陰吳引湘、秦選之、高郵曹鳳儀、曹鳳簫兄弟、寶應嚴福葆、阜寧左漢鏞、合肥汪承繼等。大會決定，仿效南社出版社刊《南社叢刻》，淮南社亦創刊《淮南集》，發表社友當時作品，以此聯絡社友，宣傳民主革命思想。創刊號由實丹親撰啓文，邀請南社中堅姚光作序。啓文借用漢末郭林宗語，將搖搖欲墜之民族喻爲『大樹將顛』，號召『凡百君子』，『以其芳馨悱惻之思，慷慨悲歌之氣，發爲詩歌文章，冀以挽回劫運』，『繫此將顛之大樹』。此後，周實在金陵刻苦求學的同時，一邊精心編輯《淮南集》，一邊廣泛交結同志，置身於汹涌的革命洪流中。

阮式（1880—1911），譜名書麒，字翰軒，一作憨仙，又字夢桃，出身山陽望族。由於其父阮頤隆喪偶後，入贅於清河張氏，而夢桃乃張氏所出，故其長期生活於清江浦。夢桃生性憨直，少小受甲午戰敗的刺激，《維新變法》的影響，即有強烈的排滿意識、革命思想。十八歲那年，考取寧屬師範學校，與實丹相識，『一見傾心，相得益彰』，『白門儕輩，周、阮齊稱』（阮式一《先兄夢桃先生行述》）。從此，他便和實丹一道苦讀中外革命書刊，結交革命志士，從事革命活動。光緒三十三年（1907）秋，因宣傳革命思想，遭到校方橫暴干涉，乃與周實同時憤而退學。退學後，念親老家貧，乃受皖南宣城模

範小學之聘，前往任教。第二年冬，復因其激進思想與校方不合，憤而辭職，回到清河。不久，受上海《女報》社聘，前往任編輯。嗣該刊因經費不繼停辦，夢桃便再回清河。于是，在江北師範、江北公學多次策動反滿學潮，惜皆未獲成功。屢次碰壁，命途多舛的夢桃，於宣統二年（1910）夏始快快來故里淮城，受聘於山陽高等小學任教員。

武昌首義勝利後，全國各地群起回應。實丹在同盟會員、南社首領柳亞子等人的授意下，返回故鄉山陽發動光復，以策應金陵之起義。實丹於九月十六日抵淮城，隨即會同摯友阮式組織成立『學生隊』，謀取槍械。數日後，擴大隊伍，健全編制，改名『巡邏部』，由周、阮分任正、副部長。巡邏部迅速控制了地方治安，使得原本因清江『十三協』兵變而惶惶不可終日的淮城士商百姓歸于平靜。九月二十四日，在巡邏部的組織下，山陽光復大會如期舉行。會上，周實首先宣布山陽光復，并陳述理由，繼之阮式演說，痛詆淮城劣紳之無狀，嚴責山陽縣令姚榮澤之避不與會，乃是『反對光復之行爲』。與會數千人，群情振奮。然而，或許周、阮均因出身書香世家，君子風度過分，或許儒家『仁義』觀念在他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也或許他們畢竟年輕，革命經驗太少，對革命鬭爭的殘酷性估計不足，總之，他們在光復後既沒有及時解除反動武裝，也沒有徹底摧毀清朝的府、縣政權機構，對反革命的陰險毒辣更缺乏足夠的警惕和必要的防範。九月二十七日，被山陽縣令姚榮澤勾結山陽劣紳，尤其是取得了阮式族兄、豪紳阮師凝的支援後，擬定了一個罪惡的謀殺周、阮的計劃。周、阮却渾然不知，被姚榮澤安排的爪牙先後騙至府學宮及魁星閣，遭受了殘忍地戕害。實丹連中七彈斃命，夢桃則慘遭剝腹剖心而死。

夢桃嘗論『捨生取義』者，謂之『心無恐怖，無罣礙，無顛倒夢想。人以為囚獄，彼以為室家；

人以爲羅刹國，彼以爲安樂窠。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冤死辨》）諒夢桃及其戰友實丹之殉難亦如是！

二

實丹是一位堅毅殉國的革命者，也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文學家。他在文學理論和創作兩方面都有驕人的成就與鮮明的個性特色。茲先說其文學思想。

實丹文學思想的顯著特徵之一是強調創作主體要有氣骨、識見。其云：

作詩要有氣骨，有識見，然後乃可措詞無懦，否則徒詞費耳。蓋氣骨識見高卓者，其下筆之時，雖不事修飾，而一切詞華自能奔赴腕下。……氣骨識見乃詩文之昆侖，不從事於此而漫然爲詩文者，與溝澮何異？

基於此見，他嚴咎無氣骨之詩人詩作，痛斥降元之趙孟頫所謂『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赤報皇元』，實『乃腆顏事仇，恬不知耻，……豈非「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者哉？』指責降清之『吳梅村以名士作貳臣，氣節掃地矣！』至梅村自贖所謂『故人當日燔妻子，我因母在何敢死？不意而今至於此。』『故人慷慨多奇節，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消說？』實丹嘲之曰：『噫嘻！豈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耶？然名節事極大，古語有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梅村悔之晚矣。』

基於此見，他對有民族氣節或易代忠臣之類詩人詩作盛贊不止，如欽佩南宋陸游與鄭思肖『兩人惓懷君國，至死不忘，其致一也』，尤其推崇鄭思肖所著《心史》一書，『語語沈痛，語語樸直。除傷

時念亂、殺賊復仇外，別無所陳說。』『以爲可以振頑起懦』，『即以詩論，亦宋代大家已』。他敏感地發覺陶淵明『以名臣之後，處易代之時，惓懷君國，奮欲圖報。泊乎大運已傾，無可爲力，乃退而以詩酒桑麻自隱。然慷慨激昂、艱苦卓絕之語，時時溢于楮墨。……先生乃當日仁人志士，未可以巖棲石隱之流目之也。或謂先生謙和恬淡，純任自然，豈知先生之心者哉！』此正與魯迅先生後來揭示陶詩有『金剛怒目』式一面略同，其銳識可見一斑。

他對同輩及友朋之創作的褒貶取捨也莫不以此見爲指歸。他傾慕女烈士秋瑾其人其詩，對其慘遭荼毒哀惋不已：『觀女俠之思想襟抱，固足使吾輩鬚眉愧死無地，即以末技詩論，亦足以上抗老杜，況餘子哉？……嗟夫！神州冷淡，蘭蕙無多，如我女俠，寧復有兩？使復遇仁人君子，吾知方培植之不暇，獨不解風雨何心，對此芳茁之新芽而必出死力以摧陷焉？』贊賞閩縣烈士陳天聽之所作：『觀素所蓄積如此，則其惓懷故國，慷慨捐軀，以冀國人之一誤，必匪一朝一夕之故也，彌可知矣。』

實丹文學思想的另一顯著特徵是強調詩歌創作要因時制宜，與時俱進。其云：

詩歌者，亦士君子所藉以發抒性情、陳列道義，而不容一日或廢於人間者也。……古今人之詩歌非特以見人心，且於以覘世變焉。……詩歌之道，所以宣文章之所不能宣，盡文章之所不能盡，而感喟低回，反覆咏嘆以出之者也。尤貴因時立言於此，而不可移易。如爲詩於唐西狩時，使讀者不知其爲玄、肅時人，不可也；如爲詩於宋南渡時，使讀者不知其爲徽、欽時人，不可也。嗟夫！內訌外侮，紛起迭乘，當今之世，非復雍容揄揚、承平雅頌時矣，士君子傷時念亂，亦遂不能不爲變風變雅之音。

《詩》三百篇，皆被諸管弦而登諸廟堂者也。其中變風、變雅之詩人，因憂盛而危明，哀時而念

亂，故不能復爲雍容揄揚之音，亦其時政使然。爾近有僮奴言詩，開口便求興會，以爲是主人生福命也。殊不知爵祿富貴乃儻來之，俄頃榮華，何關人心學問之事？況乎衆生之哀樂，實與運會相轉移，雖有大力，莫之能挽。使強起而挽之，轉成謬種矣。

基於此見，他特別在意那些譴責異族入侵、統治或痛砭漢人叛國類詩，每每因之義憤填膺，因爲他正生活在異族統治之下，其時知識界精英已在謀求『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如：

司空表聖句云：『漢兒畫作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鄭所南句云：『漢室公卿周勃少，河梁朋友李陵多。』陳白沙句云：『鏘功奇名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吾讀此等語，吾惟髮指，吾惟肉戰，吾欲哭而淚已枯，吾欲憤而肝已裂。嗟夫，一張弘範，猶可誅也，至普天下之爲張弘範者，竟滔滔而皆是，則誅不勝誅矣。嗟夫！兔死狐悲，芝焚蕙嘆，雖禽獸草木之無知，猶能自愛其類，彼爲張弘範者，固儼然人也，胡乃自屠自戮，以獻媚于他族？是直禽獸草木之不若矣。

基於此見，他對反壓迫、反侵略的志士之詩情有獨鍾，共鳴格外強烈。如：

北牖避暑，取《越南亡國史》讀之，不禁撫膺大慟。嗚呼！吾哀越南耶，抑吾自哀耶？吾願吾漢族引此五十兆水深火熱之同胞爲殷鑒也。夫越南之亡，固由越南人自取之，然越南人之中，亦豈無指天日、矢忠貞，餐血飲淚，東馳西越，懷子房報韓之志，抱翟義從軍之心者哉？當法蘭西人割取嘉定、邊和、寶祥、永隆、安江、河仙六省時，有鄉進士阮勳豈兵，三爲敵人所擒，再脫於獄，臨刑有句云：『縱使已驚胡虜魄，不降甘斷將軍頭。』又，北寧解元阮高聚黨千餘，謀復省城，爲敵所獲，以手刀自剖其腹，不即死，復自斷其舌而死。越南義士挽以詩曰：『誓心天地流腸赤，切齒江山吐舌紅。』……又，杜輝僚，南定人，國亡，謀舉義未成。因母老無養，未獲即